



长山岭上的锤声

□顾建德

今年清明，回长山岭给父母上坟。大哥领着我绕到么公顾孝华的坟前。我点上香，斟了酒，摆好烟，指尖蹭过粗糙的石埂，当年开山凿石的锤声，忽地又在耳边响起。

1976年，我初中毕业，原本被推荐去公民中学。同学陆续接到通知，唯独我没动静，后来，才晓得名额被人顶替了。失学的夏天，一早一晚背着背篋割草、放牛，怀里揣着边角磨卷的旧课本，没事就摸出来翻几页，翻着翻着就对着山外发愣。

那年，天干大旱，长山岭地势高水源少，田土裂满口子，堰塘被大家挖了很多深坑等着浸水。公社决定集中几个大队修干渠，引老鹰岩水库的水上山，石匠成了最紧缺的人手。父母怕我闷出病，商量着送我进大队基建队拜师，一来散散心，二来挣点工分贴补家用。

我有两位师傅，都是我的长辈，手艺在当地过硬。一位是么公顾孝华，那年他40岁，络腮胡，高身板，站着像座铁塔，他力气大手艺精，打出的料石方方正正；另一位是堂叔顾义扬，30多岁，面容白净，性子温和，打石磨、刻碑字的手艺，远近乡里都叫得响。

拜师那晚，父亲把两位师傅请到家里，翻出藏了几年的苕干酒。几杯下肚，么公抹把络腮胡子，拍拍我的肩膀：“老三，跟着我学手艺，不会亏待你。”堂叔抿口酒笑：“么公别小看老三，这娃儿放牛都带着书，未必能长久守着石头。”父亲搓着

糙手陪笑，不停往两人碗里夹炒鸡蛋。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揣上焖红苕当干粮，跟着两位师傅往老鹰岩走。山路弯弯，越往山里越窄，两边都是陡崖。脚下碎石磕磕绊绊，心里七上八下，说不清是新鲜还是发慌。

水渠工地场面大，两里多长的作业面，锤打鑿子的声音响成一片。堂叔看着斯文，左手握钻右手挥锤，下手稳当，几下就凿下一层石块。么公穿条短裤，站在巨石上抡二三十斤的大锤，脖子上青筋暴起，每一锤都吼一声“嗨哟”，大锤砸在楔子上哐当响，震得山谷嗡嗡的。如今想来，他去世时，肺里大概还积着了当年的石粉。

干活间隙，他俩教我握锤、拌灰浆、砌石料。那时我才14岁，几斤重的手锤连抡几十下，常失手砸到手背。么公嘴上骂“笨手笨脚”，转身又从工具箱摸出一小卷纱布，蹲下来给我缠手，粗粝的手指动作却很轻柔。堂叔见我的课本散了页，歇晌时找截麻线，坐在石头上帮我装订齐整。

正午太阳最毒，大伙回工棚吃饭休息，我一个人留守工地。热得受不了就穿条裤衩，躲在树荫下啃焖红苕，就两口冷水往下咽。么公每次回来，总假装吃不完，掰半个玉米粑塞给我：“半大娃儿长身体，光吃红苕哪个举得起锤。”冬天守场，我掏出课本悄悄看，堂叔坐在旁边修工具，偶尔停

下来，背几句《三字经》《增广贤文》什么的。

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进山里，起初我只当是传闻，没敢当真。直到1978年9月，亲眼见到山后有个高中生考上中专离开了大山，才晓得是真的。那晚，我躺在院坝核桃树下的凉席上，翻来覆去，心像石头裂开了缝。那年冬天，我咬着牙跟父母和两位师傅说，想补习一学期。

春节后，去大队小学插班那天，么公往我布里塞了两元钱，然后说：“好好读，别像我们一辈子跟石头打交道。”堂叔送我一本半新半旧的新华字典。我背着包往学校走，回头看时，他们还站在乱石坡望着，身影嵌在青灰色的山影里。

我走出长山岭快50年了，么公已辞世整整20年。当年做小石匠的日子，早成了我埋在心底的旧事。摸着老屋围墙上齐整的鑿纹，拇指蹭过石面的凹凸，还能想起他大锤下溅起的火星子。

这次清明，听不见么公粗犷的嗓门，只远远看见年届80岁的堂叔，弓着身子，在地里忙碌。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大雨洗城

□薛成毅

热是慢慢积攒的。一锅文火慢炖的汤，起初不觉其烈，待日头一寸寸攀至中天，滋味才全然显出来。重庆的夏天，是立体的热，不只从头顶灌下，比如开车拉开门的片刻，迎面便是一股灼浪，仿佛大地自身也在融化。空气稠得像一张湿棉被，裹住人，每一口呼吸都要与无形的阻力肉搏。

而夏夜不过是白昼余威的延续，风总是温嫩的，似久病者微弱的气息。今天这阵风却不同——它从歌乐山方向莽莽地赶来，带着水汽的腥。起初是试探，掀动阳台上干枯的竹叶，忽然便不管不顾了，一头扎进大街小巷，卷起地上蜷曲的落叶。天上的云早变了颜色——原本薄而散，此刻不知从何处聚拢来，浓得化不开，铅灰压着铁青，铁青裹着墨黑，沉沉坠下来，几乎要擦着解放碑的尖顶。天光骤然暗了，如剧场里灯一盏盏熄灭，只剩最后

一束追光，留给这即将登场的戏。

第一滴雨落下时，世界静了一瞬。那声响是突兀的——“咚”的一声，砸在空调外机的铁皮上，像谁叩了一记门。紧接着万箭齐发。起初听得清每一滴的去处，沙沙的，似春蚕啃桑；转瞬间，沙沙声汇成一片汪洋，轰然盖过蝉鸣、车笛、人声，天地间只剩这一种浩大的声响。雨不再是雨，是银河自穹顶决堤，是老天爷终于不堪暑热折磨，痛快地大哭了一场。雨点砸在大地蒸腾着热气的路面上，溅起白茫茫的水雾，那雾贴着地面奔突，像城市在喘息，吐纳积郁了一整个夏季的浊气。

暴雨来得猛，去得也疾。约莫半个时辰，轰隆的声势便渐次退去，转为淅淅沥沥的尾音。城市就这样被漂洗过，清亮而柔和。小区树上每片叶子都攒着雨滴，风过时洒下一阵细碎。空气换了新颜，不再是黏稠的麦芽糖，而是清冽的薄荷酒，吸

一口，从舌尖凉到心底。

忽然觉得心里也有一场雨刚刚停歇。那积郁多日的、莫名的烦闷，竟被这场夏雨冲洗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片空旷的回音，在胸腔里轻轻震荡。这城市的热病，总算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治好了。虽然明天，或许后天，暑热定会卷土重来——川渝的夏天从来不是一场雨便能了结的——但此刻，世界是这样干净而清凉，仿佛初生的婴儿，刚刚睁开眼睛，对一切都还来不及失望。

我想，这便是重庆夏天最慈悲的地方。它予你漫长的、无休无止的煎熬，却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降下一场盛大的、不计成本的雨，将一切洗过一遍。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都在雨中重新变得轻盈。然后你可以重新开始，哪怕只是重新开始等待一场雨。

墙角还在滴水，一滴、两滴……像时钟迟缓的秒针，为这清凉计着时。

（作者系新网总编辑）



蓝得发紫的天空

□万云河

扑棱棱的斑鸠，从正在谢顶的头上飞过，并拉下乳白色液物，像梨花落在肩上。磨子沟，尽管杂草丛生，唯独没有变的，依然是那片蓝得发紫的天空。

簸箕宛如落日，贴在古铜色的肩膀上。低沉、浑厚的号子，大铁锤似一把柔

韧而沉重的弯弓。

“呀——”如子弹，冲破胸腔、口腔、天际。

黝黑的铁锤，如瀑布坠落于时间的寂静，如野马奔腾于空间的辽阔。

“铛——”铁锤与铁鑿相互撞击，天震，地撼。沟中谷底，袅袅余音。

绵羊似的圆月，黄狗似的晚风，爬上山来，陪伴叮叮当当的独白。老者，后生，围着石头锤打柴米，鑿磨油盐。马灯静如露珠，闪烁着手艺人的酸甜苦辣。火苗越来越小，光也越来越暗，仿佛油尽灯枯。

此时，绵延不绝的号子声，铁与钢的撞击声，钢与石的对抗声，早已和光同尘。铁锤、鑿子、马灯、石磨，如同一个时代的意象，渐行渐远。唯独不变的，仍然是那野旷的石头，棱角分明，经久耐磨，不易风化。

而我们这座小城，不知何时，已悄悄流行起了石磨豆花……

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蚱蜢、草

丛、晚风，在山村的琴弓上颤动。太阳落山了，云隙间进射出的那一抹火红也消失了。饥饿贴紧肚皮，敲打着童年的小铁环。

黑黢黢的山峦和树木，宛如木刻。路被蝙蝠一样的夜，包裹起来，悬挂起来。手电摇晃着三兄弟赶路的影子，偶尔一声狗叫，勾勒出夜的虚静、辽阔。

他抬起头来，万家山上有一朵光亮，但翻过一山又一山，像荷花依然还在那里闪烁。清汤寡水的一日三餐，支撑着他的脚步，接上大哥——双肩挑满了星星一样的黑煤炭。

最后的路，是用鑿子在石壁上凿出来的。他爬上去，站稳脚跟，煤坪中央那盏白炽灯，像燃烧的煤那样耀眼。那灯光如同伽马射线，遥远而直击你的心肝脾肺。

追路的他，俨然脚踏滑板进入中年了。因而更加怀念：狰狞可怕的夜，曲折陡峭的路，一根生红苕——美味而脆响的晚餐；因而更加怀想：万家山煤厂，谷草铺陈的床上，不知有多少五味杂陈的梦，悄悄流淌……

（作者单位：重庆市永川区城管局）



能懂的诗

当兵岁月(外一首)

□陈本布衣

夜里常解一枕暖梦
无数次在疆场策马扬鞭
而哨声总爱模拟战争方言
以短促的腔调
拧紧士兵的日常步弦

走下训练场
才发觉家书已被汗水濡湿
尽管部分字句已难辨笔迹
但一些重要话语
早已刻印心底

当兵的岁月
方知祖国首都如此之近
以至于每次举手敬礼
便触到了天安门城楼
欢声如潮的红旗

伤疤

我要如何形容它
像衣服上的补丁
却比任何新装更引人注目
是弹片扎进皮肉时激起的浪花
却把疼痛凝成了永不消散的漩涡

在军中，伤疤是最寻常的事物
它把脆弱挡在生命里层
把男性升华为男人
这种开在英雄树上的花
让所有鲜花黯然失色

面对伤疤最好一语不发
可以肃然起敬但无需悲天悯人
它一经形成，就覆盖了一切
唤醒主人记忆的
只有雨天里如烟一样的阴云

我确实无法形容它
怎样形容都觉格格不入
只感到它像一枚不规则的邮票
把苦难和凌辱
寄回岁月深处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会员）

金瓯无缺慨而慷

——贺建军九十九周年
□姚代云

(一)

南昌义举赤旗扬，
金戈铁马耀苍茫。
血沃中原雷霆啸，
剑凝关山豪气壮。
边塞冷月彰风骨，
黄沙百战靖节昂。
军魂永铸披肝胆，
换了人间乾坤朗。

(二)

红色基因承薪火，
赓续血脉书辉煌。
银鹰展翅傲碧落，
巨舰惊涛镇海疆。
东风快递云水怒，
AI神韵坚国防。
强军梦圆伟业兴，
金瓯无缺慨而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